

黄克剑

主编

問道

福建教育出版社
第三輯

2009

問道

第三輯

黃克劍

主編

2009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问道. 第三辑/黄克剑主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5334-5278-0

I. ①问… II. ①黄… III. ①人文科学—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1749 号

问道 第三辑

黄克剑 主编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06771 83733693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印 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 350012)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378 千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5278-0

定 价 4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问道》 稿约



《问道》立足于“问道”，不设古今中西之樊篱，亦不囿于文、史、哲、宗教、教育、语言诸学科之界域。它只以培壅赋有时代高度和世界视野的民族学术之个性为期许，因此，这块可供学人耕耘的田畴，将养润一切富于生命智慧的学思根荪。

《问道》拟辟设论、述议、考释、辨正、译介、品评、随笔、访谈诸栏目。“设论”栏为自出机杼的原创性立论文字而设，“述议”栏为绍述某家、某派、某思潮的学术宗趣而发为议论的文字而设，“考释”栏为考证、钩沉、诠释性文字而设，“辨正”栏为分辨原委以求学理匡正一类文字而设，“译介”栏为学术译文及相关的导读性文字而设，“品评”栏为人物品题、学说品鉴、学风批评类文字而设，“随笔”栏为学人的散逸而随缘应机性文字而设，“访谈”栏为学林、文苑人物的访谈性文字而设。

《问道》每年出版1辑，每辑约25~30万字。刊用来稿唯以质量为度，不对所刊作者文字的篇幅、篇数作刻意限定。所投稿件请于正文前撰一2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并标出关键词3~5个。此外，作者所在单位及联系方式，亦请于文后注明。

来稿请寄《问道》编辑执行人胡继华教授（10002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所）或耿涛博士（100013，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中文系）。电子邮件请发至：hujihuaxq@hotmail.com 或 iglooo@sina.com。

《问道》编委会

目 录

设论

- | | | |
|---------------------------|-----|----|
| 价值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上） | 黄克剑 | 3 |
| 探寻“元形式”——书法艺术的形式构成与形而上学原理 | 邓宝剑 | 32 |

述议

- | | | |
|--|-----|-----|
| “狂言”与“大义”——论布鲁门贝格的神话哲学 | 胡继华 | 83 |
| “实际生活经验”与“形式显示”——论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方法 | 王均江 | 145 |
| 雅斯贝斯“密码论”解读 | 孙秀昌 | 169 |
| 感性的宗教与理性的神话——从荷尔德林诗作《面包和葡萄酒》
探索神性的新维度 | 杨旭 | 210 |

考释

- | | | |
|-----------------------|-----|-----|
| 天地门教抉原 | 濮文起 | 249 |
| 近代以来以篇为单位疏解《论语》之考辨（上） | 陈洪杏 | 278 |

辨正

- | | | |
|--------------------------------|-----|-----|
| 对中国艺术史两种阐释思路的省思——分别以李泽厚与宗白华为代表 | 周睿 | 315 |
| 康德与新启蒙 | 杨俊杰 | 331 |

特稿

- | | | |
|--|-----|-----|
| 个体性自我显现的历程：中国与西方 | 张世英 | 373 |
| 张世英的学术历程：从哲学史家到哲学家——兼谈我与张老师
交往的若干片段 | 林可济 | 385 |

Contents

The Linguistic Dimension of the Axiological Metaphysics (I) /Huang Kejian	3
Looking for the “Meta-form” : The Formative Regulation and the Metaphysical Nature of Calligraphy /Deng Baojian	32
On Blumenberg’s Philosophical Mythology /Hu Jihua	83
The “Factual Life-experience” and the “Formal Indication” : On the Basal Method of Heidegger’s Phenomenology /Wang Junjiang	145
An Interpretation of Karl Jaspers’ Idea of Cipher /Sun Xiuchang	169
The Sensuous Religion and the Reasonable Myth: Exploring New Dimension of Divinity through Hölderlin’s <i>Bread and Wine</i> /Yang Xu	210
An Inquiry into the Tiandimenjiao /Pu Wenqi	24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dern Efforts to Elucidate the <i>Analects</i> by Taking Each “Pian” as an Organic Whole (I) /Chen Hongxing	278
Reflection upon the Two Ways of Interpreting China’s History of Art, Represented by Prof. Li Zehou and Prof. Zong Baihua /Zhou Rui	315
Kant and the New Enlightenment /Yang Junjie	331
Course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Individual Self” : China and the West /Zhang Shiyong	373
The Scholastic Career of Prof. Zhang Shiyong: From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to Philosopher /Lin Keji	385

设 论



价值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上）

内容提要：1. 正像形而上学在休谟那里的被摒退，只是作了康德重新探求“未来形而上学”的先导，20世纪“语言转向”对形而上学的煞似一劳永逸的放逐，却不期然把某种更生的契机带给了这个对于人类说来终究未可割弃的学域。

2. “解构”思潮作为“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者，其炙人的势焰使任何前此否弃形而上学的努力——诸如“逻辑分析”、“日常语言分析”等——都相形见绌。但这思潮既然缘起于索绪尔的以“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为中心命意的语言学，它便不可能不受制于它的前提。换句话说，“解构”只在由“形式”、“结构”确定某一意义处有效，在意义不受制于“形式”、“结构”的地方，“解构”无所施为。

3. 语词活在句子中，句子活在人的必得遣词造句以言说的生命践履中。尽管人的生命践履与语言同在，但这同在有如圆和圆的愈益增加着边数的内接多边形的同在。圆而神的生命践履与语言相接而又不全然委落于方以智的语言，这使人对进入人的视野的对象在言所不能尽时竟有可能以意会之。

4. 实体形而上学见之于语言，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以某一非同寻常的名词命名其神秘“实体”，这名词所指称的“实体”自己是自己的原由或依据，其不可界说，亦不可究诘。价值形而上学所依重的语词的词性在于形容，这被用作形容的语词往往相应于人的祈愿从其比较级进于其最高级。

5. 人的可能“达诘”其人生元始而终极价值的语言的发生，与人依其价值取向而凭着不懈的生命践履终得成为理想境地的人是同步的，印证这同步的是人类自觉努力着、反省着的无底止的整个生命历程。

6. 示意形而上之实际的语词并不沉滞或陷落在任何一种哪怕最好的线性语言结构中。像这样对任何一种线性语言结构的脱出，用中国古家人物公孙龙的术语说即是所谓“离”：此“离”保证了那喻示绝对之价值意趣的“名”的“自藏”，由“离”而“自藏”的“名”则提撕了一个可用于“正”（裁度而矫正）经验中所信守的一切同名价值的衡准。

关键词：语言 生命践履 祈愿 价值 价值形而上学

一 “语言转向”与形而上学之厄

1. 正像形而上学在休谟那里的被摒退只是作了康德重新探求“未来形而上学”的先导，20 世纪“语言转向”对形而上学的煞似一劳永逸的放逐，却不期然把某种更生的契机带给了这个对于人类说来终究未可割弃的学域。在遭遇“语言”驳诘之前，形而上学已先后为“经验”和“逻辑”所拒斥，然而它的一再被贬抑反倒表明了这命运多舛的被贬抑者必有其难以拔除的人文根柢。诚如海德格尔所说：“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被用来称谓所有哲学的起规定作用的中心和内核。”^{〔1〕} 这个即使是形而上学的弃绝者也认可或默许的界说是富于悲剧感的，它把我们引向一种回味——一种对康德在两百多年前所作的告诫的回味：

‘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的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而且由于缺少一个公认的标准，每人都要随心所欲地塑造他自己类型的形而上学。’^{〔2〕}

2. 20 世纪的“语言转向”至少可以找到两条各自独立延伸的线索：一是脱胎于近代英国经验论、以剖释“逻辑句法”和“日常语言”为能事而流播于英美学界的所谓“语言分析”，一是发端于索绪尔语言学而在法国学界蔚为大观以至于风布整个世界的“结构—解构”思潮。

如果说形而上学在 18、19 世纪所遭遇的种种责难，主要为“经验”——从休谟的知觉经验到马赫的所谓中立于心理和物理的感觉——所发动，那么，这种责难在 20 世纪的延续则是从“逻辑分析”开始的。

〔1〕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 19 页。

〔2〕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第 163 页。

“在现代兴起了一个哲学派别，着手消除数学原理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并且开始把经验主义和注意人类知识中的演绎部分结合起来。”^{〔1〕} 罗素在如此述说这个现代哲学派别时，称它为“逻辑分析哲学”。逻辑分析哲学又被称作“现代分析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的不同在于它结合数学，并且发展了一种有力的逻辑技术。”^{〔2〕} 罗素本人属于这类“逻辑分析”哲学家，此外，其中至少还可以指出早期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卡尔纳普那样的逻辑实证论者。

“经验”依然是逻辑实证论者立论的最后凭藉，只是新形态——相对于孔德、马赫而言——的实证论在检验一个命题的真伪时也更多地诉诸逻辑分析。对于这一派哲学家说来，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承认“外在世界”，而在于科学奠基于其上的“给予的世界”。有主体才有“给予”可言，但“给予”也因此可能仅仅从意识说起。逻辑实证论者所说的“给予的世界”是经验地给予主体的世界或主体经验地获得的世界，而不是意识地给予主体的世界或主体意识地获得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石里克把逻辑实证论称为“彻底经验论”。他说：“彻底经验论并不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它只是将这样存在的经验意义指示出来。”^{〔3〕} 换句话说，这观念也可以作如是表达：在逻辑实证论或彻底经验论看来，“外在世界”并非不存在，而是它没有意义（人尚未给予其意义）；有意义的世界只能是给予的世界，亦即经验地被给予了意义的世界。一个堪称为科学命题的命题必是可以验证其真实与虚假的命题，而验证的唯一途径是它同经验知觉的可能联系。以文字表达的命题，其中的文字往往需要另一个命题作说明，但石里克强调指出：

下定义不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我们最后必须遇到一些字，它们的意义不能再用命题来描述，而必须直接地指出来。这就是说，字的意义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第389页。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95页。

〔3〕石里克：《实证论与实在论》，洪谦译，见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283页。

到了最后必须能指出来；它必须是“给予”（由经验“给予”——引者注）的。^{〔1〕}

像这样，对一个命题的证实，依卡尔纳普的说法即是对这一命题所作的逻辑分析。这里，逻辑最终是指向经验的；倘逻辑分析的结果不能引出任何经验的验证，那命题便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卡尔纳普以“这把钥匙是铁制的”命题为例，按逻辑分析的方法层层推演，最后从那钥匙可否被确证的磁石所吸引这一直接经验说明其为可证实的科学命题。依同样的方式，对“世界的本原是水”这一泰勒斯的命题作逻辑分析，他得出的是另一种结论：从这个命题我们不能推演出对于可望在将来发生的任何感觉、知觉或经验有所断定的任何命题，因此这命题没有任何意义。

逻辑分析——也是对命题的语言分析——同时即是对可证实的经验寻求，逻辑实证论说到底乃是物理主义的经验一元论。科学本非“形而上学”，一如“形而上学”并非科学，以科学命题的可证实（可证诸经验）性为衡准而断定“形而上学”命题无科学意义上的意义，不过是科学在自己立足处的原地跳跃。“形而上学”更多是在价值格位上，科学则在认知格位上，在认知向度上蔑称价值格位的无意义是认知的独断，这恰似在价值向度上蔑称认知格位的卑不足道乃是价值的独断一样。

3. 当卡尔纳普说“一切哲学问题都是逻辑问题”^{〔2〕}时，他是认同罗素所谓“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的论断的，但为罗素所倡导的逻辑分析虽然分外看重感觉经验，却并不落于逻辑实证论那样的物理主义。而且，同是把某些非科学方法所能胜任的哲学问题归结于“感情方面的事情”，罗素也比卡尔纳普显得更愿同情理解这种倾向些，尽管卡尔纳普依其语言构架的可能选择的观念是主张“宽容原则”的。不过，即便在罗素看来，卡尔纳普所谓一切哲学问题都是命题句法问题的说法不免过甚其辞，

〔1〕石里克：《实证论与实在论》，见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268页。

〔2〕卡尔纳普：《语言的逻辑句法》，洪谦译，见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286~287页。

他还是认为句法的逻辑分析对于处理传统的哲学问题用处很大。真正堪以“逻辑分析”命名的哲学——依罗素的说法，这哲学在于把经验主义与一种对于人类知识的演绎部分的兴趣连结起来——是从罗素开始的，这之前弗雷格乃至更早些的盖奥尔克·康托对数理逻辑的建构为它作了必要的准备。

罗素的哲学运思在“纯粹逻辑”和“原子事实”这两个相互独立而相互外在的因素的张力下，他认为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逻辑问题，他也自称他的哲学是肯定诸多个别事物的独立存在的逻辑原子论或绝对多元论。原子事实——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物与某物间有某种关系的事实——往往是不用推理就可以认识的感性知觉的事实，认识这些事实既然不用推理便全然用不着逻辑；在纯粹的逻辑中，则完全局限于形式，从不问哪些客体可以满足这些形式，因而不涉及任何原子事实。表示原子事实的命题是原子命题，如“这是红的”、“这个在那个之前”，验证这类命题的真假只能凭借经验。然而一旦由“如果……那末……”、“或者”、“除非”等连接词把两个原子命题关联在一起构成一个“分子命题”，新命题便具有了与构成它的原子命题全然不同的形式。“如果下雨，我就带上我的伞”，这个分子命题的真与假不在于是否真的“下雨”或真的“带伞”，而在于由“如果”到“就”的推理是否为真。罗素说，有一种全称知识不是来自感官，在这种知识中有一些不是通过推理得来，而是本原的。这种全称知识是纯形式的，它在逻辑中可以找到。“苏格拉底是人，所有人都是有死的，所以苏格拉底是有死的。”这样的判断是在纯粹逻辑之外的，因为“苏格拉底”、“人”、“有死”都是经验的，只有通过个别经验才能理解。在纯粹逻辑中，相应于上述命题的命题是：“任何一物如果具有某一性质，而凡具有这种性质的又都具有另一种性质，那末该物也具有那另一种性质。”^{〔1〕}这一命题的判断是自明而全称的，它适用于一切事物和一切性质。罗素在自己所期许的限度内是成功的，他

〔1〕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汤侠生译，见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240页。

以相应于原子事实的原子命题把自己的哲学关联于经验论，又以纯粹逻辑中找到的全称知识——独立于经验证据、感性材料之外的知识——弥补了旧经验论的不足。但无论是“经验”还是“纯粹逻辑”，都未走出纯然认知的范畴，从这里透不出被否弃的形而上学曾带给人的心灵的价值之光。

罗素以强硬的“经验”而“逻辑”的姿态驳斥着“形而上学”，但一向为形而上学所关注的价值问题并不是纯然无谓的。他从未直面哲学问题的这一维度，而只满足于把这沉重得多的话题归结为“感情方面的事情”以将其置于“科学的范围以外”。

4. 在罗素开示的方向上，维特根斯坦继而以其“逻辑哲学论”作了再度掘进。这成效或如他自己所估计的那样——“所接触的问题基本上已经彻底解决了”，但其“所接触的问题”并未超出罗素曾措置过的那些问题。当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现实的图象而这图象仅仅意味着陈述或描画某一事实时，他自然是认可命题与可描述的现实间共同的逻辑形式的，不过这契于“逻辑形式”的“描述”功能本身已把命题确定在科学的界限内。因此，他所谓“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1〕}的说法，其实只是把一种预设在前提中的断制作为结论再说一遍罢了。既然“一切真的命题”与“整个自然科学”全然对应，那么指谓非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命题为伪命题（没有意义的命题）便是顺理成章的事。维特根斯坦为哲学规定了职责：它应当永远站在命题之外，只为显现在命题中的逻辑是否清晰——由此限制自然科学的争论范围并通过可思考的东西从内部限制不可思考的东西——尽一份督察之力。对于他说来，命题是言说的，唯科学才会有真命题因而才可言说，至于“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既然不能诉诸命题，那就应当对它保持沉默。

对命题“描述”功能的偏执的反省和对建构完善的逻辑句法的理想的存疑，使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1918）被逻辑经验论者奉为经典的情形下转向对日常语言的分析。“逻辑哲学论”在命题之外为哲

〔1〕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第44页。

学派定了一份服役于科学的差使，而他的以研究自然语言为己任的《哲学研究》（1945）的一个重要的“真正发现”则在于“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形而上学”在这里已不可能得到任何礼遇。如果说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更多地是以“逻辑”把“某些形而上学问题”逼到了一个沉默中的朦胧之地，那么，后期的他则差不多已不屑对那些“形而上学问题”投出最后一瞥了。

5. 对日常语言的哲学关注是从摩尔开始的，它同以罗素为创始者的有祈于一种理想语言的逻辑句法分析一样长久。但只是在维特根斯坦倒戈后，日常语言分析才成为一种在 20 世纪中叶勃兴于英语世界的时潮。这时潮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剑桥大学的威斯多姆，牛津大学的赖尔、奥斯丁、斯特劳逊等，他们大都受启于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并与维特根斯坦在一些重要断制上有着相当程度的认同。

同是返回常识的世界，摩尔更多地借重同义语的诠释作用，维特根斯坦的途径则在于把语言还原到“使用语言的实践”。语言只有在语言和行动组成的整体中才能真正被理解，维特根斯坦“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1〕}。任何一种游戏（棋类、球类或其他）中的人的任何一个动作或行为离开整个游戏或游戏过程都是不可理喻的，“语言游戏”中的任何有意义的用词、造句也都脱不开进入这游戏的人的行为和言说，——当然是循着一定规则的行为和言说，一如其他某种游戏亦必有那种游戏所必有游戏规则。不过，规则的约定俗成——没有私人规则因而没有私人语言——注定了它的形成的非一次性，因而注定了被遵循也被创造着的“语言游戏”规则永远只能显现于现实的“语言游戏”过程。“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2〕}，这可以说是后期维特根斯坦从过高的逻辑寄托转向日常语言的重要断制，它统摄着他的散逸而并非边际无着的全部论说。“使用”使语言相契于生活，“使用”也使语言的意义具体、确定而只赋

〔1〕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7页。

〔2〕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31页。

有相对性。“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1〕}，不是要从它在日常使用中所获得的意义去体味它在可能的“形而上学”使用中的意义，而是要就此切断语言使用的“形而上学”路径。诸类游戏没有共同性，它们在由它们构成的游戏家族中仅有“家族相似性”；同样，“语言游戏”是多姿多采的，这些游戏间没有形式的统一性，只有语言家族中的那种家族相似。同是一个词，例如“美”，由不同用法组成“美”这个词的意义家族，人们只须去理会它在使用中的家族相似性，却无须去问也不应去问“美是什么”的问题。如同“语言是什么”、“游戏是什么”的发问是“形而上学”之问因而会把“语言”、“游戏”实体化一样，“美是什么”的发问也被认为是把“美”实体化的“形而上学”之问。维特根斯坦由否弃“实体”而否弃了“形而上学”，但他从未属意于与“实体”无关因而未必应该一例否弃的那种“形而上学”——价值形而上学。由否弃实体形而上学而否弃一切形而上学是否弃者的自误，事实上，价值的形上趣求本身即实践地涵淹在人的现实生活中。

6. 与“逻辑分析”、“日常语言分析”略不相袭，由索绪尔语言学引示的“语言转向”把一种语言学的方法——从“结构”到“解构”——向着人文的所有领域推扩到了极致。在狭义的语言学之外有所收获也许未必为索绪尔所期待，但由其语言学的内在逻辑推绎出的“解构”思潮却成了“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者，而且那炙人的势焰使任何前此否弃形而上学的努力都相形见绌。

正如索绪尔自己所说，他的语言学是一种“语言科学”。他从人的“言语活动”这一“混杂总体”中舍弃了生动、丰富而带有偶然性的“言语”，选择了可在“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上加以确定的“语言”，因此他称自己的语言学为“语言的语言学”而非“言语的语言学”。^{〔2〕}与此相应，他又从共时态语言和历时态语言中选择了共时态语言，于是，他又称自己的语言学为“共时语言学”^{〔3〕}。一双皮鞋的价格

〔1〕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73页。

〔2〕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36~42页。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42~143页。

并不取决于历史上变动着的价格所构成的价格系列，而取决于与皮鞋制作同时的养牛业、制革业的状况；同样，某一词语的价值不在于这词语的历史演化，而在于它在文句中与其他词语所构成的关系。索绪尔说：“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1〕} 这关系当然首先在于一个词或一个语言单位中作为“能指”的“音响形象”与作为“所指”的“概念”的对立和结合，而重要的，也还在于集能指与所指或音响形象与概念于一身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包括两种，一是联词成句时所构成的那种毗连关系或句段关系，一是一个词同与它涵义相似或相近的一些词构成的那种相似性关系或联想关系；此两重关系构成一个以句段关系为横轴、以联想关系为纵轴的坐标，而出现在语言状态中的某个词的意义或价值则取决于它在这坐标中的位置——犹如一枚棋子的价值取决于它在棋盘中所处的相对于其他棋子的位置。就是说，一个词的意义或价值既取决于它在句段中同它前后的词的关联，也取决于它同可联想到的一切与它同义或近义的词的差异。离开棋盘的棋子没有弈局上的价值，离开同其他词的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的词语同样无从确定它在语言上的意义。关系乃是一种“形式”或一种“结构”，正是由于这一点，索绪尔要强调指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2〕}。倘把这论断作另一种方式的表达，亦未始不可谓：语言是结构而不是实体。

“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意味着语词符号的意义或价值不是实质性的或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语词符号的形式性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中由彼此的差别造成的。依索绪尔的说法，语词符号的能指“实质上不是声音的，而是无形的——不是由它的物质（发音或书写——引者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音标所指示的那种可意会的音响形式而非实际音响——引者注）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造成的”^{〔3〕}，而作为语词符号之所指的概念则是“消极地由它们跟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关系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70页。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69页。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65页。